

红二方面军

长征

纪实

许福芦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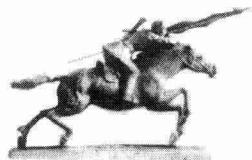
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



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实

许福芦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实/许福芦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033-0801-X

I. 红... II. 许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书 名: 红二方面军长征纪实

作 者:许福芦

责任编辑:余天宝

装帧设计:赵光明

责任校对:叶剑新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A5

字 数:323 千字

印 张:13.375

印 数:1—7000

版 次: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0801-X/I·694

定 价:23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中国文学史话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红一方面军



纪实

傅建文 著

目 录

引 子：一年以前	1
第一部：策应	10
一、凑钱买胜仗，贺龙放火烧湘西，故事从垂钓开始。	
二、绝命游戏，陈渠珍四万“双枪大爷”钻“口袋”	
三、桑植伤怀，澧水饮马，湘鄂川黔不谈血和眼泪。	
四、救湘江，东征一箭双雕。罗启疆牛皮哄哄失信何健。	
五、侯昌贵兄弟访塔卧镇，任弼时、王震论苏维埃。	
六、湘西北的血腥与何健的“一点心得”。大英雄传奇：刘俊秀死里逃生。	
七、侯清芝、王大个，骂倒敌人再结婚；陈家河、桃子溪，两天两个大胜仗。	
八、忠堡夜雨蒙蒙演“活捉”。“铁军”不铁：徐源泉误闯板栗园。	
九、马蹄踏碎一九三五年深秋。刘家坪：贺龙不许张正坤说“后面的话”。	

目 录

第二部：突围

81

- 十、刘转连破“两江”，大险大巧洞庭溪；王胡子占锡矿，最后节目《小放牛》。湘中遍地开花。
- 十一、老苏区断肠，红十八师绝处求生。周矮子以牛铃守关，报一箭之仇；张正坤脱皮袄买路，说王道霸道。
- 十二、淑浦得而复失，谭家述抢出婆婆妈妈一大堆。李觉突过便水，一举找到新感觉。贺炳炎流血不流泪。
- 十三、杀机四伏，十八师艰难相接，看错鄂西小裁缝。黎东汉最后一步请求枪毙。
- 十四、贺龙犒军：一盆猪耳朵；王震求师：善用张振汉。顾祝同提心吊胆，顾了贵阳顾不了乌江。

第三部：回旋

160

- 十五、黔中人物席大明面对“八大金刚”。蒋介石“镇山之宝”抢救资深“老朽”。大定出了个“拥红会”。
- 十六、东线失控：将军山七天七夜滴滴是血，毕节城风风火火处处有情。真经不怕巷子深，黔大毕五千子弟上路。
- 十七、打万耀煌，余秋里救人断臂；战宣威城，老百姓风传神话。序幕：乌蒙泥丸埋不下两万脊骨。

目 录

十八、北上急电，朱德、张国焘联署渡江令；龙云加冕，陈兵普渡河遗忘石鼓镇。贺龙说：“我们死不起人。”

十九、总政委一意孤行，自我膨胀不可收拾；杨秀山刮骨取弹，虚占富民威逼昆明。

二十、生离死别夫妻情，口衔红花过丽江。孙渡走走停停心情微妙。蒋介石飞临长江第一湾。

第四部：遭遇 231

二十一、雪国天界没有温度和色彩。直面风暴，侯清芝经历无弹头点火；收拢生命，女战士青春已经冻结。

二十二、草甸深处的枪声。贺龙手令“八大老僧”，津津有味看跳神。归化寺，一个被征服的喇嘛王国。

二十三、康巴藏区路迢迢，二、六军团分兵。肖克购皮感藏胞，贺龙谈判收喇嘛。擒纵番兵留忠骨。

二十四、甘孜夜朦胧，老总见老总。张国焘称病送马送小册子，关向应主阵只谈柴米油盐。群英大会战。

第五部：殿后 297

二十五、老蒋心力交瘁，贺、任纵论国是。扎喜旺徐的第一个早晨。初尝草地，鸡蛋大的冰雹赛枪炮。

目 录

- 二十六、断粮七八天，贺炳炎单臂挂骡马。烟末充饥，洪湖歌子能救命。
- 二十七、三个红小鬼和一堆牛骨头。叔侄死别，母子生逢。打旗兵死前赠袄，空粮袋上士担土。
- 二十八、革命经历沼泽：总指挥领兵摸鱼，任政委幻想上海；政治主任泥土当饭，扎喜旺徐勇夺牛羊。
- 二十九、千里岷山，人烟美妙不胜收。风暴乍起，红十六团收容悲歌。贺炳炎传话：不能让一个伤员掉队。

第六部：会师

361

- 三十、天堂寓言：西北是个搏杀场。杨秀山枪击石板路，刘转连夜袭两当城，黄新廷说对手不是软豆腐。
- 三十一、三十二军四面临敌，红十八团全军覆没。侯清芝终了骨肉情，杨秀山昏迷悟真义。
- 三十二、晏福生血搏罗家堡，“模范师”孤军过雄关。渭河岸边，贺龙骂娘说姜太公；六盘山下，蔡九上阵打敌骑兵。
- 三十三、红十六师政委独臂流浪，生死两茫茫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，欢庆会宁城。

后 记

411

引子：

一年以前

湘、鄂、川、黔边界线相接，简约地看，是个“X”形。对这符号的特殊含义最明白的，莫过于两个人物：一个是红二、六军团总指挥贺龙；另一个就是蒋介石的“追剿军司令”——坐镇长沙的湘省主席何键。

这天何键早起，在花园舞弄了一会拳脚，便心绪不宁地回到官邸小客厅，倒背起双手，面对那幅大得惊人的军用挂图，仔细玩味这个怪怪的“X”形。

副官掀帘进来。他是遵命前来“商议军机要事”的。见上司正在用功，便不忙惊动，蹑脚蹑手踱到身后，小眼珠透过金边镜片，不得要领地研究上司的后脑勺。

“有消息吗？”何键仿佛背后有眼，脸不侧、身不转，语音平静但可掂出份量，把猝不及防的副官吓了一跳：“哦、噢……是否给陈渠珍拍份电报？”

陈渠珍是谁？此人号称湘西王。1925年开始当湘西屯边使，在那块“五溪蛮夷”的不毛之地上混了近十年光景。不容易！这

十年间，军阀混战，兵匪祸殃，民穷财尽，生灵涂炭。姓陈的为坐稳江山，广施安民政策，一面“废杂税、济灾民”，一面挖空心思地剿灭土匪。

湘西的匪患是出了名的。那是个苗、汉、土、回、僮、水、藏等多民族杂居地区，又在省界边境，天高皇帝远，加上阶级压迫深重，正可揭竿而起、啸聚山林。占山称王、落草为寇成为地方一景，历代官府，剿灭不尽。

说是土匪，实际上绝大多数原本是一些穷苦人。经失意军人、流氓打手、地主恶霸暗地一操纵，涂抹一点政治色彩，盲目仇恨、歇斯底里的心态就出来了。于是，狡黠奸猾，烧杀淫掠，无所不为。受害的还是老百姓，灾难深重，怨声不迭。

陈渠珍便假借那块官府招牌，总结前人教训，搞了一套“剿新抚老”、“剿抚兼施”的办法，结果大为见效。这一来，他就大肆收编土匪，放胆发展人枪，到1930年前后，手下就攒足了3万多人的“双枪”（烟枪、步枪）队伍！人多势壮，陈渠珍说话嗓门也粗了。他毫不客气地割据一隅，称霸湘西，自己成了一个土头土脑的山大王。

何键的辖区有这么一个人，分庭之患、震主之忧便油然而生。这一点，他在蒋介石面前暗示过几次。老蒋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不动声色地先后为陈渠珍备下两份委任状：一份是“国军第34师师长”，一份是“独立第19师师长”。与此同时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派了几个人到陈渠珍部任职，明面上给陈添加了“左右手”，其实，那是不言而喻的。

一切调理停当，蒋介石私下对何键说：“有个陈渠珍，湘西那个地方长不出庄稼也长不出草，省得你吃安眠药了！”何键暗地里心花怒放。你老蒋掏银子，养出来是我的湘军，何乐而不为？

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朝。何键一再提醒陈渠珍：“湘赣那边吃紧得很，我只有一副拳脚。你给我盯着贺龙，万万大意不得！”凭心而论，他还是颇看重陈渠珍那几万兵马的。其中不乏他所称道的一些名字，像龚仁杰、周燮卿、王尚质、柏树亭和罗文杰等人，与陈渠珍相比较，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总之，他觉得，以这么一个阵容，对付贺龙的几千人，是绰绰有余的。

但是，新近有一条传闻大出何键所料。在他密不透风的包围圈里，居然跳出一个肖克军团，并一路杀将西去。倘若贺、肖合为一股……何键凭着直觉，突然对那个“X”形符号，产生了莫名其妙的烦恼。

这种神经质的反应起于何时，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预示着怎样的结果，何键还说不好。但他认为给陈渠珍发报显然还不是时候。他转身面对副官，慢悠悠地摇着头，沉浸于自己为自己假设的圈套中不能自拔，因而情不自禁地操起指挥棒，沿着图上湘、鄂、川、黔边界线细心地比划了一遍，皱起眉头问副官：“你说说看，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副官不摸底细，生硬地盯着目标钻研了半天，没有任何结果。这使何键既失望又有几分得意。正要敞开心怀在助手面前好好卖弄一番，机要参谋一声“报告”，带来了陈渠珍的一份急电：

共匪贺龙与肖克匪部 10 月 27 日会于木黄……

陈渠珍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。这一天，正是贺龙、关向应和夏曦率领的红三军（红二军团时称红三军）与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，在贵州木黄地区南腰界会师的日子。

庆祝大会一直开到天快黑，才尽兴而散。

天空中飘起蒙蒙细雨。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、肖克、王震、夏曦等人一起从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往下走。台下是一片刚刚收割完的干田，大家的草鞋踏着稻茬茬，边走边乐呵呵地聊着。

这时，译电员迎上来朝任弼时敬礼，双手递上一张粗糙的电报纸。

任弼时看一眼，脸上的笑容顿时淡去了。他用手背敲敲电报纸递给贺龙：“你看看吧……”

中共中央军委不知出于怎样一种考虑，力主刚刚会师的二、六军团分兵行动。而且十分明确地指示：二军团留在黔东，六军团向湘西的乾城、凤凰方向发展。

“这是万万使不得的！”贺龙看完电报，认真地对任弼时说：“我们两支队伍眼下合在一起也只有几千人。要是两下分开，就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。凤凰、乾城那地方我熟悉得很，那是陈渠珍的老窝子，反动统治根深蒂固。再说，又是苗区。自从清朝苗汉合流以来，一直搞的是屯田养兵制，村村寨寨都有官田，兵勇多得很，民间藏枪毛估计不下10万！六军团同志们远道而来，去那里连话都听不懂，怎么立足嘛！”

任弼时摸着唇髭，好久没吱声。他是中央代表，身份不容他轻易表态。他将目光转向身后的肖克等人：“我们……再商量一下吧？”

肖克问贺龙：“云卿，依你之见呢？”他内心非常赞同贺龙的意见，希望贺龙能对下一步的行动更确切地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。

队伍往哪里带的问题，贺龙的确是早已想好了的。他显得胸有成竹：“要我说，两个军团还是一起行动，往永顺、桑植和大庸一带发展。那地方群众基础好，地理位置也可以，进可取

常德、澧县、沅陵，威逼武汉和长沙；退可去四川、贵州，回旋起来也放得开手脚嘛。再说，那一带也不算太穷，粗茶淡饭，能管个温饱，养得起兵马！”

贺龙的一席话，说得肖克、王震连连颌首，都称宜合不宜分。关向应也表示同意这个看法。只有夏曦一声不吭，不知他心里是什么主意。

“老夏，你的意见呢？”任弼时盯着夏曦问。

自从二、六军团会师后，夏曦心里就很不是滋味。过去，他在红三军搞肃反扩大化，错杀了一大批精兵良将，弄得二军团的有些官兵，一提起他的名字就发抖。

夏曦支支吾吾：“我，我有什么可说呢？没意见吧！”

贺龙不高兴地问：“你对中央军委指示二、六军团分兵没意见？还是对两军团合在一起没意见？”

“我同意大家意见吧！”夏曦低着头。

1934年10月28日晚上11点多钟，远在湘江东岸陷入重围的中共中央军委，收到夏曦、贺龙、关向应、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等6人联名拍发的一份复电：

.....

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，我们建议二、六军团暂集中行动，以便消灭敌一、二个支队，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。目前分开，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。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；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。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。

.....

此时的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，正在蚂蚁搬家似地突围。机关和部队携带着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，每天拥挤在崎岖的山路上，朝着那条千难万难的生死天堑——湘江缓慢地行进。军委的决策者们，躺在路边的泥泞里喘着粗气商议：二、六军团的分合，就依他们吧！有关问题留待日后考虑。

中央军委眼前迫切需要考虑怎样突破何键的湘江封锁线。那可是何键押上了全部赌注的一锤子买卖呀！

11月19日，何键将他的“追剿军”分为5路：第1路司令刘建绪，率4个师由湘赣边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，筑堡堵截；第2路司令薛岳，率4个师又1个支队，由茶陵、衡阳进至零陵地区集结；第3路司令周浑元，率4个师由资兴、彬县向道县方向追击；第4路司令李云杰，率2个师同第3路相配合，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，第5路司令李韫珩，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，由彬县、桂阳向江华方向追击。5路兵马，地动山摇，大有一口吞下罗霄山的意思。

然而，中央红军这时依然笼罩在博古的阴影之下，既不寻找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，待机出击；也不利用敌人诸部之间的矛盾，各个击破。只是一味消极避战，没命地逃跑。

从飞机上瞭望自己亲手布下的各路人马风起云涌，何键的心头有种说不出的美妙，仿佛8万中央红军的命运就捏在他的指掌之间，稍稍一得力，立刻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“党国功臣”！兴奋可以使人利令智昏。起码在此时此刻，那个似真似幻的“丫”形符号，被何键丢到了爪哇国。

收到中央军委“同意合兵”的指示电文之后，二、六军团的营地一片欢腾。部队很快作了调整，二军团的4000多人，仍编为两个师，原7师，改称4师，辖10团、12团；原9师为6师，辖16团和18团。贺炳炎在黔东收编地方武装组建的“黔东独立

师”，也整合整合，编进了主力部队。六军团的3000多人，暂时缩编成3个团，依次称51团、52团、53团。几番磋商，形成由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统一指挥的格局，确定两个军团结合为一个战略单位，共同创建新苏区的方针。

贺龙“讲话”、任弼时“谈心”，成为这一时期最生动的记忆。

“同志们——”，贺龙身材高大，嗓门响亮，所以，讲话时一不需要登高，二不需要广播筒，张口就来。他说：“野鸡要有一个山头，白鹤要有一个滩头！你们问我根据地在哪里，我告诉你们，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后跟上！”他用烟斗敲打草鞋底的诙谐和随口而出的幽默感，使全军官兵精神为之一振。

头一次“讲话”下来，贺龙把肖克和王震拉到旁边问：“怎么样，我讲话六军团的同志们听得懂听不懂啊？”

“你看嘛，”王震伸出一双发烫的手掌，“怎么听不懂？巴掌都拍红了！”

肖克说：“老总啊，你是我们的一面旗子呀！见到你，就想起南昌起义，六军团许多老同志都落泪呢！”

贺龙听了这话，心情沉重地感慨起来：“是啊，风风雨雨，走到一起，多不容易！我们是革命同志，也是患难之交。弼时同志讲得好，现在是二军团需要六军团，六军团也需要二军团。我跟卢冬生和钟炳然他们都交待过了，三天之内，二军团给六军团营以上干部每人配一匹好马。二军团还要把岗哨勤务都包下来。你们的任务嘛，就是好好休息！”

“太谢谢了！”肖克和王震齐声说。

“谢啥子嘛！下一步，二军团找你们要干部，可不许保守！”贺龙在他们俩的胸口一人擂了一拳。

两个军团的指战员相聚在一起，那股亲热劲儿就甭提了！二

军团除了赠马、站哨之外，许多连队自己不吃肉，省下钱买肉送到六军团兄弟连队，给他们“补身子骨”。有的营团还组织部队上山割茅草给六军团战友垫铺，拿出自己的草鞋筋子帮六军团战友打草鞋，把过去千辛万苦珍藏下来的四川井盐巴，送给这些来自江西的战友。望着水晶石似的井盐巴，六军团的“老倭”们，回想湘赣苏区苦盐的滋味，心里又温暖又酸涩。

“瞧瞧这些同志哥，多淳朴！”任弼时指着那些欢蹦乱跳的二军团官兵对贺龙说：“一看就是你贺老总带出来的部队！”

“弼时，你是不晓得哟，这两三年，我们可作难啦！二军团的同志们跟着我，受了不少苦。眼看着洪湖根据地丢了，电台也丢了，周逸群、段德昌、王炳南、柳直荀、孙德清……全都丢了，风筝断了线喽！”

任弼时不住地点头：“二军团的同志们吃大亏了！肃反扩大化，是个普遍问题，中央红军也不例外……”

“你是中央代表，我就弄不明白，滥捕滥杀那一套明明是错误的，给革命造成损失了嘛！可中央却老是护着哩！这是为啥子？！”贺龙的双眉拧成一个疙瘩。

“一言难尽！”任弼时叹了口气，“党内斗争复杂得很，历来如此。现在好喽，二、六军团拧成一股绳，起码，我们这一块是没问题了嘛！兴旺发达了嘛！”

这句话点燃了贺龙满腔的热情。二、六军团会师后，目睹部队蓬蓬勃勃的生机，贺龙心里舒畅极了。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恨不得一口气横扫湘鄂川黔边，打开一个“滩头”，把队伍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。

“弼时，六军团给二军团的干部要早些到位……打仗嘛，你放心，不出10天，我在桑植请你喝苞谷酒，吃麻辣狗肉！如何？”

任弼时连声说好，说着掏出一张粗纸递给贺龙，那上面早